

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①  
主編 張曼濤

# 六祖壇經研究三編集

(禪學專集之二)

大正文化出版

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①

監修釋道安 主編張曼濤

# 六祖壇經研究論集

(禪學專集之二)

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

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①（譯學專集之一）

## 六祖壇經研究論集

定價：新台幣三萬六千元  
美金一〇〇〇元

編輯者：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編輯委員會

監修：釋道安

主編：張曼濤

發行人：張曼濤

出版者：大乘文化出版社

地址：臺北市慶城街十八號

臺北郵政五八〇八三號信箱

電話：七八一三二八三

郵政劃撥：台北市一六九三五號帳戶
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一〇號

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初版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缺頁、污損及裝訂錯誤者，請寄回拌換。

#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序

現代佛教的學術研究，一如其他的學科領域一樣，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，不論是方法上，內容上，都有相當的進步。當然，所謂研究，不是指原始教義或原始資料本身，而是指現代人士根據現代人的方法，對原有的教義或史料作重新的了解和評價。了解的目的，當然在追尋兩千年前的佛教思想或歷史發展出來的佛教教義，究竟對現代人具有什麼意義，以及她在整個人類文化史上，究竟佔有什麼地位。此一旨趣，在西歐，在日本，可以說非常流行。但在我國，則又稍有不同。現代中國人對佛教的追究，大約可分成兩派，一是學士派的，目的一如西歐、日、美人士一般，旨在找出她對現代人的意義，和世界文化性的歷史地位。一是信奉派的，基於一種特別的感受，又困於個人和國家的種種災難，茫茫然不知所之，於是乃轉向佛道以求安身立命，進而欲期此一大法，有益國運前途，遂奮而鑽研立說。此二者立足與旨趣有異，在從事探究之方法與觀點，自然也就不同。但若再進而析之，則此二者又可復分為二，即在學士派內，雖出發點係在探究

佛教之義旨，對現代人具何意義，或在整個人類文化史上佔何地位，但探究之結果，却有兩條方向，一是從探究中獲得良好印象，轉而信服，以擁護真理之態度而擁護之，一則僅作爲一堆歷史、文化之知識，滿足個人追求知識之慾望，而與佛教本身之發展無任何關係者，然對佛教之研究，則多少仍有其若干積極意義。此前者可以梁啟超先生爲代表，後者可以胡適先生爲代表。至於信奉派者，則可分佛教本身中的在家與出家二衆的探究不同。出家者多以自身本身之職責所在，親佛教在中國晚近之式微，而不得不起而振作，進而深入探研，發揚光大，此乃謂之弘法，但亦有若干真實之研究態度，祇是研究之方式，多在說明與解釋，不在批判。另一部分則爲在家者，大多以個己生命之感受出發，追求安身立命，同樣，亦以弘揚爲己責。然態度上，對某些教義稍敢批判。且出發點亦似與出家者稍有不同，即承擔精神不若出家者之全盤肯定。此二者，前者可以近代佛教傑出人物太虛大師爲代表，後者可以歐陽竟無居士爲代表。至若另一部分如湯錫予、梁漱溟、熊十力、錢賓四、景昌極等，則又可謂夾在此二派之間者。即他們對佛教有信受的一面，亦有批判的一面，有從文化觀點出發，亦有從生命感受的立場出發。故此，從整個現代中國學術的立場上而言，對佛學的探討，可說是多彩多姿的。比起西歐和日本來，自又是一番不同盛況。祇不過在探討的水平上，因爲立場不一，方法之訓練參差，因此，其表現亦即自然不齊。但若作爲整個現代中國人文學術一環的發展過程看，或作爲現代中國人對佛教理解的知識水平看，再

或作爲現代中國人對宗教生命，個人價值的反應與肯定看，則此種參差不齊，水平不一之論文著作，正又是一最好的表現現代中國人心態之寶貴資料。尤其是從民國初年到三十八年這三分之一世紀的佛學研究，更說明了近代中國人對佛學的懷抱與熱望。祇可惜的是，像這樣具有劃時代意義，而又特別盛極一時的研究，到後來竟無人重視，加以搜集彙編，作爲現代人對佛教追求的反應。換言之，也可說是對東方古老文化的重新認識和評價。

近代的中國，從某種現實的觀點而言，幾乎是無一是處，但在無一是處中（如一連串的頓挫和失敗），仍然有著不斷的掙扎，這些掙扎如果一一尋絲踏跡，我們將可發現，這一代的中國人仍然是非常可愛的，仍然值得我們後死者對他們掬以萬分敬意的。因爲他們已經用他們的鮮血和靈魂掙扎著爲整個中國，甚至整個人類的前途找出路。有從政治的觀點，有從文化的觀點，有從宗教的觀點，各個不同的立場，爲國家尋求光明的方向。辛亥革命以後，此一情緒更是達到高潮，如是在文化上有了五四運動（從愛國行動轉入文化運動），在政治上有了民族自主的自覺，在宗教上有了現代化的抉擇。佛教，就在此一激盪澎湃的氣氛中也開始了振作，太虛大師的三大革新（教理、教產、教制），歐陽竟無的唯識重光，熊十力、梁漱溟的佛儒並舉，在在都表現了一個時代的特性。然而不幸的是，當此一特性仍可繼續往下延展的時候，與宗教幾有誓不兩立的共產主義運動，却在此時起來，這便是卅八年（一九四九）的中國大陸的變色，共產政權的成立。所

有以往探究佛教的努力，都從此一刀斬斷，只有極少數部分探討成績還延續到一九六一、二年。此後，大陸佛教的研討者，便皆煙消雲散，無影無跡，而追隨中央政府播遷來臺的部分佛門子弟，雖亦有少許努力，且不斷在努力，但畢竟處在動盪不安中，一時難有可觀之成績。由於此一因素，再經此一赤色政權一大變動之後，以上所述的各個人物的表現，就更加彌足珍貴了。可是遺憾的是，到今天為止，學術界與佛教界都無人注意它，就像古德編纂大藏經一樣，加以搜集編纂。藉以承先啓後，彙集此一代人物對佛教探討的心聲。筆者近十數年來，由於經常和國際學術界研究佛教學或東方文化的學者們的接觸，了解了他們對中國佛教的關注，因是，乃立意希望有一適當的機會，將近代中國佛教學界的著述，加以搜集整理，分類編輯，彙刊成書，讓後人知道此一代中國人的心血，讓外人認識中國現代的學者們曾經對佛教學術的努力。祇是時機一直未能成熟，及至六十四年（一九七五）國內幾位大德，擬邀曼濤編選佛教古典，加以標點注釋，後雖因某些因素，未能即時實現，却因此而觸發了我編纂此一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的動機，於是乃毅然決然，以個人微薄的力量，來完成此一叢刊，求償宿願。

但以目前的環境和經濟條件，欲期此一叢刊臻於完美之境，亦自是十分艱難，然作始也簡，將畢也鉅，百尺高樓，總需從第一步做起，個人力量固是有限，但願望與精誠却是無窮，於是經過一年來之艱難奮鬥，暫時先編十輯，共一百冊，現已纂成目錄，獲得初步輪廓，即將陸續出版。

。由於資料蒐求之不易，欲將百冊一氣呵成，同時出版，自不可能。故是乃分成十輯，每輯以十冊爲標，原擬以各宗各派各各獨自成爲一輯，後因資料搜集不易齊全，乃改爲不限宗派爲編，順資料之先來後到，以同一性質爲一冊作單元，編滿十冊即成爲一輯。此在編輯而言，較爲輕便，就纂類而言，則不免是一大缺陷。但在無可如何中，唯一補救者，則在每一輯中有同一性質者，都註爲某某專集之幾。如禪學論文集，在第一輯中出有兩本，我們則在封面上列爲「現代佛教學術叢刊，禪學專集之一、之二」，待第二輯中有同樣性質論集時，則註爲之三、之四。於是十輯完成時，各宗各派之專集，亦自是同時完成。一百冊固不能盡現代六十餘年來各家論述之全，但求够某種程度之水準，亦即在自由地區能够搜集到手之資料，大致亦可謂幾盡於是。故各方欲期對現代中國佛教學界有所了解或某種程度之充分認識，有此全編，相信亦足可滿足某些讀者之願望。如仍有不足者，讀者可自本叢刊附編之資料中自行搜尋，各作者之專著，相信亦足可彌補。茲趁編輯初成，全書付梓之際，乃略述本叢刊出版因緣如上。

## 張 曼 濤

佛曆二五二〇年（一九七六）

九月十五日識於臺北市



# 六祖壇經研究論集

## 本集編輯旨意

一、六祖壇經在我國現代學術界曾引起一陣激烈評論的熱潮，評論的理由是：「壇經的作者究竟是誰？」爲什麼學術界對壇經會發生這麼大的興趣，原因是壇經不僅關係到中國思想史上一個轉換期的重要關鍵，同時也是佛教對現代思想界一個最具影響力的活水源頭。它代表了中國佛教一種特殊本質的所在，也表現了中國文化，或者說中國民族性中的一分奇特的生命智慧。像這樣一本重要的經典，當有人說，它的作者並不是一向所傳說的六祖惠能，那當然就要引起學術界與佛教界的軒然大波了。這便是近四十年來不斷繼續發生熱烈討論的由來，我們爲保存此一代學術公案的真相，並爲促進今後佛教各方面的研究，乃特彙集有關論述，暫成一輯。列爲本叢刊之第一冊。

二、胡適先生是此一段公案的始作俑者，雖然他的意見，並不爲大多數的佛教有識之士所接受，但由於他的找出問題，却無意中幫助佛教的研究，向前推展了一步，並且也因而引起了學術

界對壇經廣泛的注意，設非胡先生的一再強調，則今天學術界恐怕對壇經尚未如此重視，故從推廣壇經予社會人士的認識而言，我們仍認胡適先生的探討厥爲首功，故本集之編，爲示來龍去脈及其重要性起見，乃將胡先生有關壇經之論述，列爲各篇之首。

三、佛教界對胡適先生提出的問題，反駁者甚多，但真有力而不涉及感情以學術立場就事論事者，則甚少。在許多篇章中唯一最有力而最有分量。不以衛教姿態表現者，則唯印順法師的「神會與壇經」，這也是一篇最佳的批駁胡適先生對禪宗史的錯誤觀點。本書的選輯，亦一一以純學術立場爲標準衡量，其他諸作，雖間有可取之處，有涉及人身攻擊，或意氣、情緒措詞者，均一律割愛。

四、本書二十五篇論文，大致可分爲三部分，前面十篇大致是對壇經的歷史、版本以及神會和尚生平之考辨；中間九篇是在五十八年中央副刊上關於六祖惠能和壇經的辯論，這一辯論曾引起廣大的注意。第三部分則爲壇經教義之研究。

# 六祖壇經研究論集 目錄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壇經考之一           | 胡適  | 一   |
| ——跋曹溪大師別傳       |     |     |
| 壇經考之二           | 胡適  | 一一  |
| ——記北宋本的六祖壇經     |     |     |
| 荷澤大師神會傳         | 胡適  | 二九  |
| 關於神會和尚生卒年代的改定   | 彭楚珩 | 七五  |
| 神會與壇經           | 錢穆  | 八一  |
| 神會與壇經           | 印順  | 一〇九 |
| ——評胡適禪宗史的一個重要問題 |     |    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六祖壇經德異刊本之發現·····   | 李嘉言·····一四三 |
| 讀六祖壇經·····         | 錢穆·····一五五  |
| 讀六祖「法寶壇經」·····     | 乃光·····一五六  |
| 論能秀兩大師·····        | 大圓·····一八一  |
| 六祖壇經大義·····        | 錢穆·····一八三  |
| ——惠能眞修眞悟的故事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 六祖之偈·····          | 王禮卿·····一九三 |
| 關於六祖之偈·····        | 錢穆·····一九四  |
| 關於六祖壇經·····        | 楊鴻飛·····一九五 |
| 略述有關六祖壇經之眞僞問題····· | 錢穆·····二〇五  |
| 「壇經之眞僞問題」讀後·····   | 楊鴻飛·····二一五 |
| 再論關於壇經眞僞問題·····    | 錢穆·····二二五  |
| 「再論壇經問題」讀後·····    | 楊鴻飛·····二三五 |
| 惠能與壇經·····         | 澹思·····二四五  |
| 談六祖壇經眞僞問題·····     | 蔡念生·····二五三 |

禪史禪學與參禪……………華嚴關主……………二六一

——結束討論禪宗史學的爭論

禪宗六祖傳法偈之分析……………陳寅恪……………二六三

壇經之筆受者問題……………羅香林……………二六九

壇經法義之體會……………蕭春溥……………二七七

六祖壇經管見……………羅時憲……………二九三

「六祖壇經」研究略見……………高永霄……………三二七

從六祖壇經以論禪門人物之人生智慧及其生活境界……………許兆理……………三三九

## 壇經考之一（跋曹溪大師別傳）

胡適

曹溪大師別傳一卷，中國已無傳本。此本是日本所傳，收在續藏經二編乙，十九套，第五冊，頁四八三——四八八。有日本僧祖芳的書後云：

昔於東武獲曹溪大師別傳，曩古傳教大師從李唐手寫齋歸，鎮藏叡嶽。……傳末有「貞元十九，二月十九日畢，天台最澄封」之字，且搭朱印三箇，刻「比叡寺印」四字。貞元十九，當日本延曆二十年乙酉也。大師（慧能）遷寂乃唐先天二年，至于貞元十九年，得九十一年。謂壇經古本湮滅已久；世流布本，宋後編修；諸傳亦非當時撰。唯此傳去大師謝世不遠，可謂實錄也，而與諸傳及壇經異也。……惜乎失編者之名。考請來進官錄曰「曹溪大師傳一卷」是也。

寶曆十二年壬午。（乾隆二十七年，西曆一七六二年。）

祖芳此序頗有小錯誤。貞元十九（八〇三）當日本延曆二十二年癸未，乙酉乃延曆二十四年。先

天二年（七一三）至貞元十九年，得九十年。此皆計算上的小誤。最可怪者，據傳敎大師全集別卷所收的叡山大師傳，最澄入唐，在貞元二十年（八〇四）；其年九月上旬始往天台。如何能有「貞元十九，二月十九日畢，天台最澄封」的題記？

祖芳又引最澄「請來進官錄」有曹溪大師傳一卷。今檢傳敎大師將來目錄（全集卷四）有兩錄，一爲台州錄，一爲越州錄。曹溪大師傳一卷乃在越州錄之中，越州錄中經卷皆貞元二十一年在越州所抄寫，更不會有「天台最澄」的題記。

然祖芳之跋似非有心作僞。按台州錄之末有題記，年月爲

大唐貞元貳拾壹年歲次乙酉貳月朔辛丑拾玖日乙未

大概祖芳一時記憶有誤，因「二月十九日」而誤寫二十一年爲「十九年」，又誤記「天台」二字，遂使人生疑了。

我們可以相信此傳是最澄於貞元二十一年在越州抄寫回日本的本子。以下考證此傳的著作時代及其內容。

此傳作者不知是誰，然可以考定他是江東或浙中的一個和尚，其著作年代爲唐建中二年（七八二），在慧能死後六十八年。傳中有云：

大師在日，受戒開法度人三十六年。先天二年壬子歲減度。至唐建中二年，計當七十一



年。

先天二年至建中二年，只有六十八年。但作者忽用建中二年爲計算年數的本位，却很可注意。日本忽滑谷快天先生（禪學思想史上，三八二）說此句可以暗示別傳脫稿在此年。忽滑谷先生的話甚可信，我可以代他添一個證據。此傳說慧能臨死時，對門人說一則「懸記」（預言）：

我滅度七十年後，有東來菩薩，一在家菩薩修造寺舍，二出家菩薩重建我教。

七十年後的預言，與後文所記「至建中二年，計當七十一年」正相照應。作傳的人要這預言驗在自己身上，却不料因此暗示成書的年代了。大概作者即是預言中的那位「出家菩薩」，可惜他的姓氏不可考了。

何以說作者是江東或浙中的和尚呢？因爲預言中說是「東來菩薩」，而此本作於建中二年，到貞元二十一年（永貞元年，八〇五）最澄在浙中抄得此傳時不過二十四年，當時寫本書流傳不易，抄書之地離作書之地未必甚遠；且越州、台州也都在東方，正是東來菩薩的家鄉。最可注意的是壇經明藏本（縮刷藏經四）也有東來菩薩的懸記，其文如下：

吾去七十年，有二菩薩從東方來，一出家，一在家，同時興化，建立吾宗，締緝伽藍，  
昌隆法嗣。

此條懸記，今本皆已刪去，惟明藏本有此文。明藏本的祖本是北宋契嵩的改本。契嵩的鐫津文集